

柳青

跃



▲ 凌 烟 著

世纪末 DE 艺术留言

一阵由远而近、由轻而
重、由模糊而清晰的时间的

末的钟声即将敲响。
已经望见了未来世
界，一条令人羡慕但
又令人生畏的门槛……

152—3
1.10元

世纪末的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纪末的艺术留言

凌 烟 著

责任编辑：谢柳青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浪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07,000 印数：1—3600

ISBN7—5404—0452—3

I·363 定价：4.10元

艺术留言

麦明

BE 11 24

序

我认为，没有帮助别人写
作的理论，教书时的主要目标
不是灌输什么重要原理，而要
灌输简单的奇异感觉。

——库尔特·冯尼格

如果说，大自然中确实有能够引起某种奇
异感觉的东西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树的年
轮。

每到林区，我总是爱看树，尤其爱看树的
年轮。在那些刚刚砍伐过的新鲜树桩上，有着
纹理清晰或模糊的、质地坚硬或稀松的、颜色
洁白或血红的种种形状各异、变化无穷的同心
圆，向人们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树的命运与历程。
每一个愿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人，面对这些为
人类慷慨献身的树的遗物，我相信都会深深感
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世界上还有什么奇特
而美丽的图画，比这一圈圈、一环环用生命制
作的年轮，更能令人想象得出关于树的神话呢！

生活曾经为我提供过一个和无数参天大树
朝夕相伴的机会。在那片令人怀念的深山老林
里，我认识了许多伐木者，他们用相当古老的

方法为我留下了无数具有观赏价值的树桩。我惊叹大自然这种神工鬼斧般的造化，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如饥似渴地收集年轮的标本。也许是爱鸟及屋的缘故吧，从那之后，一见到树、木头、木材、甚至类木制品，我总会下意识地注意和探究那些隐匿的、坦露的或者被解剖成木纹的树的年轮。

久而久之，这种探究自然要波及到树以外的其他领域。于是我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场合又发现了另一些奇异的“年轮”：

湖像一个凹陷的树桩，水把自己的年轮刻在岸边的石壁或土坡上。每次汛期一过，那上面便增加了一圈浪迹，一圈由残留的泡沫、泥尘、飘浮物组成的神秘图画。

人像活的树桩，浑身上下布满了年轮。如果把人的四肢看成树丫，那每个指头上的指纹就是树丫终端横断面上的年轮。眼睛近视的人最迷恋年轮，他们把这种命运的图腾架设在自己的鼻梁上。然而，真正动人的年轮还在表情丰富的脸膛上。几年前，我曾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题为《岁月》的人像摄影，使我为之震慑的是，那被摄者古铜色脸膛上斧砍刀刻般的“年轮”居然酷似一张灌制着命运交响曲的密纹唱片。

至于悟知到艺术也有“年轮”，那是在一个完全偶然的场合。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医案上看到一个人脑

骨骼标本，那是一个黄褐色的空心半球。我的视觉不禁闪回到干枯的树桩。当眼光搜遍头骨内部那穹窿形的天地时，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能盛载150亿个脑细胞的空间内壁上，竟然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凹陷和皱折。人活着的时候，感知、意识、思维在这个有生命热度的容器里激荡与升华，人死之后，在这个已经冷却且被制成标本的空壳内壁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沉积与残留吗？

我想，假如有一个本世纪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的头骨，假如能将其中的沉积物采样之后做出历史的光谱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最近一百年间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的兴衰际遇有如此起彼落的潮汐：现实主义的席卷，现代主义的冲击，非主义化的崛起，带来了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千流百派的勃勃生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创作走向造就了艺术理论见风使舵的变色龙性格。形形色色的理论问题，有老生常谈，也有时装新换，不断撞击着高层次公民的雅兴，选择着适合某种时空条件下人们口味的规律。其中，当然不乏至今尚未打开的魔瓶在飘浮……这些浪涛在每一颗容纳过艺术思潮的脑穹窿里留下了一圈圈一层层清晰可辨或者层复一层的浪痕水渍。这种时而清彻、时而混浊、时而波动、时而平缓的浪痕水渍，构成了纪录着千古兴亡的艺术“年轮”。

比起树，我更醉心于探究艺术的“年轮”。

这本留言，就是沉积在我头脑里的艺术“年轮”的取样。

只不过，我享有的是一颗不够艺术家品位的普通头颅。尽管在对人生的、哲学的、艺术的思绪里也飘浮着理论的晶体，但从取样的鉴定可以看出，为数更多的不过是一些感觉的理论或理论的感觉——主要是关于艺术的感觉，也有关于艺术家的感觉和关于美的感觉。

既是感觉，就不可能象傻子瓜子和蚕豆大王那样成批量生产。它偶然、零碎、有时甚至显得孤立。不过，正是这种偶然，使它常常闪烁着空灵的光芒，

既是感觉，也就无所谓艺术内外的界限。它常常由非艺术到艺术，再由艺术到非艺术。体现着一种独特的“诗外功夫”；

既是感觉，它可能不尽是侃侃的议论，而更多的却是淡淡的描述。在描述中议论，或有描述而无议论。创作不主张直奔主题，理论又何妨意在言外？

当然，感觉毕竟只是理解的初步。但没有初步就达不到终极。我依然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只有深刻地感觉，才能真正地理解。

记录在这里的感觉有些比较“奇异”，有些却可能很平常。奇异的感觉难能可贵，平常的感觉也不是唾手可得。有时候，感觉上的平常恰恰显示出奇异，而自以为是的奇异却又实在

目 录

艺术，从欣赏角度看，无异于有意识的自我欺骗。

1. 敲开文学之门..... (3)
2. 运筹于偶然之中..... (9)
3. 风信子事件的警告..... (16)
4. 天堂就在细节之中..... (22)
5. 传统戏即现代戏..... (33)
6. 艺术与类爱滋病..... (42)
7. 头痛医头..... (48)
8. 死的闪光..... (52)
9. 虚假的真意..... (58)
10. 伞的形式感..... (64)
11. 老枪和小花..... (68)
12. 存同求异..... (71)
13. 非常规的艺术品..... (75)
14. 鹅卵石效应..... (80)
15. 语言大树上的落叶..... (89)
16. 豆子芝麻的风味..... (95)
17. 错觉，比正确知觉更重要.....(99)
18. 来一点背道而驰.....(109)

就创作心态而言，艺术家是一些尚未丧失理智的疯子。

1. 艺术世界的立交桥.....(123)
2. 眼睛·心灵(136)
3. 心·星.....(140)
4. 一段改头换面的铭文.....(145)
5. 熟练·体验·代价.....(148)
6. 艺术家的一半.....(153)
7. 精神病患者档案.....(156)
8. 野人的魅力.....(162)
9. 令人惊诧的死讯.....(172)
10. 未来艺术家的优生假设.....(179)
11. 来不及的告别.....(186)

美，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太丑的表现。

1. 石头上的美学史.....(195)
2. 超越时空的美.....(211)
3. 典型的审美形态.....(219)
4. 对比：艺术美的寻求.....(226)
5. 抽象：艺术美的升华.....(232)
6. 悬念：一根美感抛物线.....(239)
7. 难得松驰.....(246)
8. 蝴蝶的翅膀.....(251)
9. 乐在神游.....(256)
10. 从张家界到艺术界.....(261)
11. 世纪末的艺术留言.....(266)

**艺术，从欣赏
角度看，无异于有
意识的自我欺骗。**

2011 年 12 月

第 10 卷 第 10 期

第 10 卷 第 10 期

1. 敲开文学之门

一旦你落进了一个建立在模仿现实基础上的俗套，除非你是一个天才，你就永远被逐出了艺术的创造性作品之外。

——德西迪里厄斯·奥班恩

站在文学的大门口，几乎谁都想轻而易举地大喊一声：

“芝麻，开吧。”

听说有不少热心文学的青年，想从一些知名作家那里打听写文章的“秘诀”。又听说这些作家总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哑然失笑。有时这类询问多了，不得以在报刊上公开作答。于是举出（一）世界观、（二）深入生活、（三）苦练基本功等等经验体会若干条，以飨读者。并针对这种劳山道士式的痴心妄想，谆谆告诫曰：“成功的秘诀全在于勤奋！”

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寻仙学道，也不同于一般的农副生产，它是包含着一系列特殊规律的极其复杂的精神劳动。要掌握它，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秘而不宣”的诀窍，却有可以探寻而且必须遵循的技巧和方法。因此，对于伫立在文学之宫的大门口跃跃欲试而又手足无措的年轻人来说，排山倒海的创作原理恐怕还不如脚踏实地的具体办法来得更有效。

由此，我不禁想起人人都有的一项本领：模仿。

人一出世，就开始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探求。在这个过程中，模仿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幼年的吃饭、说话、走路；稍大一点的唱歌、劳动、读书，再大一点走入社会，参加工作、学习技术以至建立家庭，莫不依赖于模仿。我们经常碰到儿女和父母、学生和老师、徒弟和师傅在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道德修养甚至思想性格方面酷似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模仿。

模仿不仅是人学习社会的基本方法，也是人们从事艺术创作的敲门砖。

历来学习中国画，不论从师还是自学，第一步免不了临摹。只有在对各家名作的反复模仿中，才能心领神会皴、擦、点、染传统笔墨的奥妙。有一册《芥子园画传》，就是学习国画的工具书，许多名扬海内的画家都是在这部木版印刷的画谱中蹒跚学步的。

学书之法也是如此。最初的“描红”，即把一种薄纸蒙住红色字帖上照着写。有了一定基础，再将字帖放置一旁对着模仿，叫做临。无论哪位书法家在成名之先，总要临写历代名帖，广采博收，然后才能独创。

在表演艺术中这一点就更明显。中国的传统戏曲常常是师傅教徒弟，徒弟学师傅。师徒在唱、做、念、打的功夫上何其相似呵！著名的昆剧艺术家俞振飞回忆自己的戏剧生涯，就是首先从

模仿开始的。当他还在襁褓之中，每天就听见父亲抱着他轻轻地唱昆曲。呀呀学语之后，就模仿着父亲的声调、板眼学唱，六岁就能把《邯郸记·三醉》中的〔红绣鞋〕一曲完整地唱出来。正式学戏以后，每天的学习内容就是“拍曲子”，即一遍遍跟着父亲学唱。同样一支曲子往往唱一百遍以上，有时多则四百遍。

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古今中外纷繁繁多的作家群中，这种事例也是颇为常见的。

英国当代女作家达夫妮·杜·莫里叶1936年写的小说《丽贝卡》改编成电影（中文译名《蝴蝶梦》）之后，曾经轰动一时，取宠于众。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脱胎于英国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作于1847年的长篇小说《简·爱》。不是吗？两部作品，故事一样。都是写一个已婚的中年男子与另一个青年女子的恋爱和婚姻。他们纯洁的爱情都受到过去阴影的干扰：一个是活着的疯子，一个是死了的幽灵。两座府邸又最终都被焚毁，过去的一切丧失殆尽之后，他们才开始重建崭新的幸福生活。所不同的是，《简·爱》中的男女主人公有意志、有主见、有决断、有信念，而《丽贝卡》中的男女主人公却缺乏勇气，逃避现实，任人摆布。

反映著名“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无论人物、情节、结构，冲突处处留有模仿曹禺名剧《雷雨》的痕迹。在谈到这个剧本的创作时，宗福先坦率地说：“……特别是学习了曹禺同志剧的作之后，我一直向往着能不能象大学生写描红簿一样，试着学学他的创作手法：利用人物、时间、地点的凝炼和集中来细致、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冲突，通过家庭矛盾这个侧面来反映丰富、深刻的社会矛盾。”正是这种恰如其份的模仿，助了一臂之力，使《于无声处》在当时万马齐喑的话剧舞台上震响了第一声惊雷！

相同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这里，我丝毫没有轻慢这些作品的意恩，我只是想说明：每个艺术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如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一样。事实上，《丽贝卡》毕竟不等于《简·爱》，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底不同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于无声处》和《雷雨》也完全是两码事。因为这种模仿并不是机械、死板、照相式的抄袭，而是生动、有选择和创造性的借鉴。不同的作家在同一种技巧的骨架上，倾注着各自不同生活的血肉和思想的灵魂，使作品获得了各有千秋的艺术生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瞬息万变的，但是反映生活的形式和技巧却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不同时代才有继承，同一时代也才有交流。无论继承和交流，首先得借助于模仿。曾经轰动舞台的《丝路花雨》的艺术造诣就在于把敦煌壁画的精华推陈出新；首都第二届《星星画展》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就在于这一批初登画坛的青年画家对西方流行的绘画技法能认真学习为我所用；小说家王蒙的某些作品能一扫沉闷而惹人注目，其原因无非是敢于将意识流手法博采到民族传统之中。一切有才华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善于把模仿和创造揉成一团，把借鉴来的技巧和自己的感受，知识、积累熔铸一炉，在创作上实现新的突破。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似乎一谈模仿，就令人深恶痛绝，好像一切形式的模仿都是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祸根。其实，那是没有具体分清直接模仿和间接模仿、简单模仿和创造性模仿、全盘剽窃和借鉴点化的缘故。

我国古代自唐以来有一句做诗的诀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为什么要“熟读”之后才能“吟诗”呢？其中的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宋朝的大学者朱熹谈自己的写作体会说：“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

之者七八年。……历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这段话比较真实而准确地表达了他的写作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兀然端坐终日”是一个增长知识，熟悉对象的阶段，“不能自制，试出而书”则是模仿的开始，经过反复研读，思考之后进入“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的境界已是文思如涌，出神入化的最佳创作状态了。

在各种类型的艺术家中，常有一部份为数不多的人天分高，才气绝，他们从艺时向先辈或同行借鉴学习的模仿阶段往往时间较短，顿悟较快甚至不留痕迹。这些行家因此被人们称赞为“天才的创造者”。其实，他们的入门归根结底少不了模仿这块敲门砖。

当然，注重模仿的作用，绝不是说模仿可以代替一切创造。作为学习创造技巧的基本方法，模仿仅仅只能是一种手段。对于初涉文坛的人来说，应该尽快架桥过河，让思想的陶冶、生活的积累和知识的储备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现功力。作家的艺术技巧是可以模仿的，但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很难模仿。正如同一群蜜蜂，采集不同的花粉酿出的蜜品种不同，同一付炊具不同的厨师制作出的菜肴风味各异。此所谓“膏丹丸散一样，各人熬炼不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告诫人们既要师承，又要创造。一个思想糊涂、眼光短浅、见少识寡的人，哪怕把世界上一切名著都背诵得滚瓜烂熟，也是成不了好作家的。

在学习写作技巧时，不注意模仿，单凭一股热情蛮干硬写，以为独创性会自天而降，到头来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沉溺于对别人的艺术成果的因袭重复而毫无创见，那也不过是学舌鹦鹉，效颦东施，最终被人们所不齿。这两种态度都是创作上的蒙昧，都只能使你永远徘徊在文学殿堂的大门之外。